

个人意见

马斯克：
追求全人类的梦幻未来

6月28日，在伊隆·马斯克44岁生日这天，他创立的私人航空公司Space X向国际空间站发射的猎鹰9号火箭发射失败，在空中爆炸解体。这个生日礼物，有点闹心。

作为全球最大的在线支付平台贝宝(PayPal)的创始人，马斯克在30岁出头的年纪，就跻身亿万富翁的行列。此后，他将资金投入三家公司：全球最大的私人太阳能供应商Solar City，他觉得太阳能在未来将成为人类的主要能源；电动汽车制造商Tesla，他认为电动汽车优于汽油汽车；空间探索技术公司Space X，他要尝试开发可循环利用的火箭，去探寻在别的星球上是不是存在物种。

有人将他和托马斯·爱迪生、史蒂夫·乔布斯作比。他有很多古怪的想法，比如要上火星去建立人类的殖民地；他咄咄逼人，毫不近人情的领导方式招致批评；他拥有很多看似不可能的梦想——他不关心人的日常情绪，他只关心全人类。

《马斯克：Tesla, Space X 以及追求梦幻未来》一书的作者阿什利·范斯说起和马斯克的接触，这样描述这位充满幻想的企业家：“我们呆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从来不问我家庭相关的事，但是他却对全人类饱含感情。他总是很担心人类种族的延续，对于这类问题，他会变得情绪化甚至哭泣。”

或许是小时候漫画看得太多，马斯克总是怀揣着要拯救世界的梦想。这种宏伟使命也将他和目前硅谷的创业者区别开来——他们关注消费品，关注应用开发，而马斯克更像个老派硅谷人，他的目光落在制造业、像半导体这样的技术突破上。

这位想着帮助人类免于自我设限和意外毁灭的梦想家，在6月28日猎鹰9号火箭发射之前，在推特上分享了火箭回收平台的鸟瞰图，上面的一句话或许能代表他对于这个世界的看法，以及他的粉丝对他的看法。这句话是：当然，我依然爱你(Of course I still love you)。

卡兰尼克：
只要有利于消费者就好

在经历被称为“疯狂星期四”的“6·25”出租车大罢工后，6月29日，“优步”法国CEO桑法尔·蒂博及其西欧总经理皮埃尔-迪米特里·戈尔-科蒂被警方拘留，两人将在9月份接受法院审判。

“优步”已经在多国遭到“围剿”。澳大利亚昆士兰州政府在过去一年中开出了170万澳元罚单。南非开普敦市2015年已有超过200辆“优步”出租车被没收。西班牙马德里一家商业法院2014年12月裁定，“优步”签约司机没有营运执照，不能载客。荷兰一家法院裁定其非法营运。印度一名女乘客去年12月遭“优步”签约司机强奸后，新德里市政府随即吊销其营业执照，警方则以欺诈罪名起诉它。在“优步”的“老家”旧金山，当地出租车协会把它视为“强盗资本家”。

在出租车司机看来，“优步”分流了客源，抢了生意。在各国政府看来，“优步”涉嫌不正当竞争，难以监管。而对于“优步”公司CEO特拉维斯·卡兰尼克来说，一切却很简单。最开始创立这家公司，是因为他自己遭遇打车难的亲身经历。在“优步”的扩张之路上，他也乐于以颠覆者的姿态示人。卡兰尼克认为，“优步”是对支离破碎交通系统的颠覆，在这一过程中遭受的批评、责难、抗议，是颠覆者的必然经历。

如今，这位颠覆者将目光投向中国。在7月2日被公布的一封信写给投资者的信中，卡兰尼克说，“优步”将在2015年投资10亿美金，来扩张它在中国的业务。在明年，“优步”还要进入中国50多个城市。

在遭遇了竞争对手广告“挑衅”、监管机构“执法”等种种麻烦后，卡兰尼克坚持认为专注于产品和顾客是生存之道，他说：“只要有利于消费者，一切都会好的。”



本报记者 张文 编译



本报见习记者 王晓莹 编译

“一见钟情”的一生情缘

奥贝格费尔生于1966年，是一名房地产商。他的“丈夫”约翰·亚瑟和他同岁，两人都在1989年左右考入美国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大学。虽然他们俩是校友，也有不少共同好友，但初次见面时，谁也没有想到，他们会在此后的二十余年相依相守，直至亚瑟去世。

“我们是‘一见钟情’。”奥贝格费尔说。他的生意合伙人蒙丽莎是他和亚瑟的共同好友。第二次见面时，蒙丽莎就告诉亚瑟：“奥贝格费尔那家伙喜欢你。”亚瑟当时表示：“我们只是朋友。”“不，他是真的喜欢你。”

1993年新年前夕，第三次见面的两人确立了恋爱关系。“亚瑟的母亲简直想杀了我，但我只想早点毕业，回到辛辛那提和亚瑟在一起。”当时，奥贝格费尔还在位于俄亥俄州东部的鲍林格林大学读研究生，但他已经决定将来回到辛辛那提生活。

毕业后，就像普通情侣一样，两人凭借自己的努力，在这座见证了他们爱情的城市扎根厮守。“我们买下了属于自己的第一套房子，后

6月26日，美国最高法院认定同性婚姻合乎宪法，美国由此成为全球第21个在全境承认同性婚姻的国家。在同性情侣举起彩虹色标志，上街尽情欢庆的背后，是首席原告吉姆·奥贝格费尔的坚持和对其“丈夫”亚瑟的爱，敲开了美国同性婚姻合法的大门。

他让同性婚姻
在全美合法化

吉姆·奥贝格费尔(左)和约翰·亚瑟(右)的合影。

来又搬了新家。我们一起装饰家里的点点滴滴，一起出门旅行。”

希望能够合法结婚

共同生活的两人不是没有想过结婚。上世纪90年代，奥贝格费尔就参加过为同性情侣争取权利的斗争。

1993年，辛辛那提市即将就一项宪法修正案进行投票，该修正案拒绝对同性恋和双性恋的地位、行为及关系予以特殊保护。为了反对这项修正案，奥贝格费尔首次参与了政治活动，他和其他人一起在投票站举起标语，希望投票者向这项条款说“不”。

然而，这条修正案最终还是在俄亥俄州得以通过。此后，奥贝格费尔没有继续参加政治活动。“我们俩都认为，最好的事情就是做好自己，我们努力成为好人、社区的好公民，这是我们的生活方式。”

他们一直渴望自己的身份与爱情能够得到法律的认可。“我们希望同性婚姻能够得到法律的承认，虽然在俄亥俄州，这可能只是痴心妄想，但至少其他的州或地区可以通过法案，认定同性婚姻合法。”

“最后”的婚礼

可还没等到那一天，亚瑟就病倒了。2011年初，奥贝格费尔发现亚瑟的左脚总发出奇怪的声音，走路时甚至开始摔跤。经过一系列检查，当年7月，亚瑟被确诊为“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”(ALS)，正是英国物理学家霍金患的那种病。

为给亚瑟治疗，他们换掉了大房子和车，奥贝格费尔更是寸步不离地守护在亚瑟身边，但亚瑟的病情却日益恶化。到了2013年，他已经无法下床。

不过，就在这时，美国对同性情侣结合的态度出现了转机。2013年，美国最高法院否定了1996年美国《捍卫婚姻法案》中关于同性婚姻的禁令。得到消息后，奥贝格费尔和亚瑟喜不自禁，决定结婚。

由于亚瑟特殊的身体状况，他们最终选择了距俄亥俄州较近、申请结婚审核时间短的马里兰州作为结婚目的地。2013年7月11日，在朋友和亲属的帮助下，他们租了一架飞机，在一

名携带两箱急救药品的护士的陪同下，飞往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。

飞机降落在巴尔的摩机场的跑道上后，亚瑟的阿姨在机舱内为这对相爱21年的伴侣主持婚礼，引导他们许下誓约、交换婚戒。虽然这场婚礼只持续了七分半钟，但自始至终奥贝格费尔都握着亚瑟的手。

“在我们心里，我和亚瑟早就结婚了。但现在有了一纸证书，我终于可以说亚瑟是我的丈夫了。”

几经波折，他创造了历史

然而，故事却没有结束。虽然他们成了合法配偶，但俄亥俄州却不承认同性婚姻。如果亚瑟去世，在死亡证明上，他很有可能仍被标注为“单身”，这是两人都无法接受的。

婚后仅八天，奥贝格费尔和亚瑟就提起诉讼，希望婚姻得到认可。他们的律师格拉德斯坦恩说：“他们的故事很有代表性，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面临这样的问题。人们去世后，死亡证明不应说谎。”

2013年7月，他们上诉至地方法院。法官提摩西·布莱克判定，俄亥俄州应在亚瑟的死亡证明上注明“已婚”，并认定奥贝格费尔为亚瑟的“遗孀”。

结婚三个月后，亚瑟去世了，但奥贝格费尔为爱人所做的斗争并未停止。婚姻认定的案件需要经过地区上诉法院的认可，而俄亥俄州属于美国联邦第六巡回上诉法院的管辖范畴，2014年6月，第六巡回法院由三人组成的法官团却以2:1的票数作出决定：俄亥俄州禁止同性婚姻的法令没有违宪。

这让奥贝格费尔感到“天昏地暗”。“我感到自己不像个真正的美国人，我无法获得他人拥有的权利，也无法赢得尊重。”但他没有放弃。

2015年，奥贝格费尔和来自其他州的几名同性恋者一起，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，请求对同性婚姻作出裁决。这次，他们终于取得了胜利。

同性婚姻在全美合法的消息传遍美国后，奥贝格费尔获得了很多人的称赞，总统奥巴马也向他表示祝贺。在同性情侣相拥欢庆时，奥贝格费尔心中最想念的人，就是已在天国的亚瑟。“今天，亚瑟和我同在。”这段历史的创造，有奥贝格费力的努力，也有亚瑟的一半功劳。